

《马耳他的犹太人》中的海外扩张与帝国想象^①

赵 昕
(河南大学)

摘 要: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进而转向海外意欲建立殖民帝国。马洛戏剧《马耳他的犹太人》对基于海外扩张的帝国想象进行了或隐或显的描述,因此,本文旨在对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格兰进行逐一剖析,发现《马耳他的犹太人》影射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东方贸易、海上掠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尝试,隐喻英格兰早期的海外扩张和帝国想象,同时传递作者对早期现代英格兰从民族国家向殖民帝国过渡的积极思考。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I, England broke away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became an independent nation. It then turned its focus towards overseas expansion with the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a colonial empire.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presents the imagination, whether implicit or explicit, of empire-building rooted in overseas expan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Jew of Malta* with Elizabethan Engl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nation-state in the 16th centur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Jew of Malta* alludes to Elizabethan England's Oriental trade, maritime plunder, slave trade, and colonial attempts, and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s early English overseas expans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mpire-buil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conveys the playwright's positive reflections on England's transition from a nation to a colonial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关键词: 《马耳他的犹太人》;海外扩张;帝国想象

Key Words: *The Jew of Malta*; overseas expansion; imagination of the empire-building

一、引言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代表作《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首演于1592年,极有可能创作于1588年”(Cheney, 47)。马洛创作该剧时,正值英格兰民族主义高涨、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时期。尽管直到1640年英国沿着大西洋沿岸建立起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之时,英帝国也许才算真正启动,但“大英帝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不落帝国,其根源可追溯到16世纪”(Armitage, 271)。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在对外贸易、海盗活动、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建立等方面均进行了意义非凡的探索,也在不同程度上客观

推动了英格兰朝着殖民扩张和贸易帝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已然有了较为成熟的帝国构想和丰富的帝国想象。“16世纪末期,英格兰的帝国梦想已然昭彰,但也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想象。”(Belsey, 112)

解读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海外扩张和帝国想象须将其置于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宏观背景下。1533年的宗教改革议会通过了著名的“禁止上诉法案”,明确宣布“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英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它拥有相应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王产”(转引自姜守明,2019: 22)。这是英国首次提出“帝国”的概念,表明英格兰已经摆脱教皇控制,并开始形成一个自主的民族国家。有了政治保障,又伴随着地理大发现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2&ZD287)的阶段性成果。

和新航路的开辟,英格兰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重商主义的实施更加促使英格兰积极参与海外贸易和早期殖民探险。到16世纪80年代,英格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航海时代。最早提出“英帝国”概念的是约翰·迪(John Dee)博士,当时他提出“英帝国”的设想也许只是为了强调海外扩张对于英国崛起的意义,但其主张已然为大英帝国的启动制造了舆论,并敦促以理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马丁·佛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和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等人为代表的航海家们进行早期殖民探险。

剧中当马耳他受到土耳其入侵的威胁时,巴拉巴斯的财富可充公作为给土耳其的贡赋,马耳他即可消除外来威胁。剧中巴拉巴斯的财富在关键时刻可救马耳他于危难。类似地,通过海外扩张获取财富对于彼时的英格兰同样至关重要。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民族意识高涨,自主的民族国家已然形成,反对葡西霸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寻求新的海外贸易市场,同时打破葡西殖民贸易的垄断,英格兰冒险家们不断探索到达亚洲的新航路。该剧对基于海外扩张进行的帝国想象进行了或隐或显的描述,包括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海上掠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初探。埃米利·巴特尔(Emily C. Bartels)的研究将犹太人的形象置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中,认为巴拉巴斯“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刻板印象,并揭示了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殖民主义竞争的产物”(Bartels, 1990: 3-4)。大卫·托恩(David H. Thurn)认为该剧揭示了商业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指出“该剧对资本的处理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史前阶段的表现之一”(Thurn, 158)。然而,以上研究成果均未能揭示剧中巴拉巴斯的贸易路线、海盗活动以及奴隶市场的隐含指涉,也忽视了16世纪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马洛剧中影射的早期现代英格兰殖民帝国想象。据此,本文将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语境下,从东方贸易、海上掠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初探等方面将《马耳他的犹太人》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进行类比,揭示地理大发现时代英格兰早期进行海外扩张的迫切心理和帝国想象。

二、东方贸易与英格兰的亚洲航道初辟

剧中犹太商人巴拉巴斯富可敌国的财富隐喻16世纪英格兰梦寐以求的“新世界”资源,尤其是东方财富。戏剧伊始,巴拉巴斯坐在“塞满了无限财富”

(华明,418)的账房中,其中有“成袋的蛋白石、蓝宝石、紫水晶、红钻石、黄宝石、绿翡翠、美丽的红宝石、闪亮的钻石”(同上,417),他的船队装载的“全是波斯的丝绸、黄金与东方的珍珠”(同上,421)。剧中香料、宝石、珍珠等意象皆为东方世界的指代。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元朝的国土遍地都是香料、白银和丝绸。哥伦布曾在航行通信中将西印度群岛描述为世界上最富庶的领地(陶久胜,69)。神秘的东方世界承载了英格兰人对财富的无穷幻想。在英格兰人看来,东方贸易即是黄金的同义词。

剧中巴拉巴斯对东方贸易的偏爱象征英格兰人对东方财富的狂热和渴求。剧中第一幕即展示巴拉巴斯的财富是基于“波斯船队”(华明,416)进口的奢侈品逐步积累而来的,波斯也被视为理想的贸易地。巴拉巴斯还将东方贸易和欧洲贸易进行对比以凸显东方贸易的优势:“印度矿商与我交易,用的是最纯的金属;富有的摩尔人,在东方的矿里轻松地获取他的财富。”(同上,417)正是由于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巴拉巴斯才能赚取并积累无尽财富。而英格兰人对丰富的东方香料和珠宝的渴望推动着英格兰与东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16世纪50年代,安特卫普贸易集散市场的解体迫使英格兰商人为日益增长的呢绒制品寻求新的贸易市场。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陶尼(R. H. Tawney)认为正是呢绒出口将英格兰卷入了对外贸易,成为早期探险的动力,并导致移民、殖民地和帝国的形成(Tawney, 3)。英格兰人把“寻找新市场的努力与长期以来抢占丰富的东方香料和丝绸贸易的愿望结合了起来”(Canny, 60)。于是,在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推动下,伊丽莎白时期以打通亚洲通道为最终目的的海外贸易得以快速发展。

剧中巴拉巴斯海外贸易的路线正是16世纪英格兰竭尽全力打通的到达亚洲的捷径,同时暗喻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剧中,巴拉巴斯的贸易航线是“从亚历山大出发……沿着坎迪海岸驶向马耳他,穿过地中海”(华明,418)。这里,巴拉巴斯所描述的这条路线也是16世纪英格兰试图打通的与东方贸易的路线,同时隐喻英格兰参与东方贸易的急切心理。“英国梦寐以求的就是从东方获取金银、香料,因此积极探索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陶久胜,67)

马洛通过该剧影射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商业扩张的宏图。安德鲁·西斯柯克(Andrew Hiscock)曾评价马洛剧中的马耳他作为一个“贸易站”(a trading station),“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在此进行交易”(Hiscock, 4)。在英格兰人

的帝国想象中,他们一直希望能够与东方进行贸易往来,然而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却在葡萄牙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他们坚信向东北和西北方向航行同样可以到达东方,因此他们积极进行海上探险。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理查德·哈克鲁伊特在1589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1589)中也特别强调英格兰应尽力探索一个可以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海域的东北或西北通道,以通往东方。早在1553年,就有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 Cabot)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等航海家组织船只向东北方向航进,试图寻找一条新的贸易通道,以期打通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由于北极地区极其寒冷,诸多船员冻死在拉普兰的阿泽拉(Arzina)。钱塞勒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通过白海到达莫斯科,受到伊凡四世(Ivan IV)的款待,并建立莫斯科公司。钱塞勒于1556年再次前往北海地区探险,却在返航途中不幸身亡(Woodward, 16)。就这样,能够抵达亚洲的东北航线以失败告一段落。除此以外,英格兰探险家们还积极尝试西北方向的海上探险。最早鼓励英格兰人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向西北方向探险的是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吉尔伯特也曾发表两篇文章主张朝着西北方向去探寻北方航道,分别是《论通过西北航线到达中国和东印度的通道》(*Discourse to Prove a Passage by the North-West to Cathay and the East Indies*, 1566)和《论到达中国新通道之发现》(*Discourse of a Discovery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 1576)(Woodward, 40)。在吉尔伯特的鼓舞下,弗罗比舍筹集资金向西北方向航行,最终抵达了现在被称为巴芬岛的地方。他自认为这是通往亚洲的路径,回国后就宣称发现了“西北通道”。伊丽莎白一世于1576年颁布特许状,并成立中国公司。1583年吉尔伯特出航到达纽芬兰并占领该地。之后,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先后三次向西北方向航行,但因格陵兰和巴芬岛等地靠近北极地区,海峡被冰封而导致航路受阻(Woodward, 53),因此西北航线探索到亚洲的尝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然而,无论是东北航线还是西北航线的探索,都是英格兰急迫参与东方贸易并走上大英帝国海外扩张之路的有力尝试。

剧中巴拉巴斯堆满无尽财富的“账房”(counting house)隐喻早期现代英格兰商人的贸易公司。马乔里·加伯(Marjorie Garber)认为巴拉巴斯的账房如同《帖木儿大帝》中的地图一般,也是“征服的象征”(Garber, 9)。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海上贸易的垄断

霸权下,早期现代英格兰主要通过规约公司或特许贸易公司进行对外贸易活动。1555年成立的莫斯科公司经常将英格兰急需的木材、亚麻、绳索等战略物资运回国内,并具备向东扩展的潜力,可谓是英格兰迈向未来殖民帝国的第一步。而1581年设立的利凡特公司确保了英格兰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垄断,使经营该地区贸易的商人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贸易所积累的资本为进一步的海外拓殖,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1599年,航海家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绕过好望角,在爪哇岛建立了英格兰的第一个商站,并开始与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往来。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成立东印度公司,并颁发了特许状。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英格兰在印度和亚洲的殖民扩张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意味着英格兰在东方贸易的不懈探索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海上掠夺与英格兰的海洋霸权初显

尽管马洛借用了马耳他大围城战的历史细节,但他对战争的结局进行了改写。1565年,在拉瓦莱特(Le Francais Jean de Valette)统治领导马耳他期间,土耳其军队对马耳他发动围攻,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大围城战”(Great Siege),也成为马耳他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此次战役以土耳其失败告终,而马洛剧中的马耳他却处于土耳其的管辖中并需缴纳贡赋。那么,马洛此番改写的目的何在?“马耳他没有真正的马耳他人,马耳他是地中海的跨国大熔炉。”(Bartels, 1993: 91)马洛笔下的马耳他也是一个大熔炉,在这里,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变得模糊,简单的定义或分类变得不可能。剧中人物种族各异,包括西班牙军官、犹太商人、圣约翰骑士团骑士、意大利天主教修士,以及土耳其奴隶。纵然职业不同、种族各异,但剧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拥有同一种欲望(利润)并从事同一项活动(交易),因此马洛选择改写历史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当剧中人物的终极目的皆为利益时,一切的身份地位、宗教差异,乃至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剧中人物对金钱的欲望隐指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海上掠夺。巴拉巴斯作为该剧当仁不让的主角,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不惜牺牲整个国家,甚至自我总结如下:“对穷人铁石心肠,是个贪财的混蛋,为了金钱出卖我的灵魂。”(华明,518)巴拉巴斯并不是剧中唯一的贪婪之人,剧中除艾比盖尔以外的所有人都被金钱驱使。马耳他总督费尼兹问土耳其人:

“什么风把你们吹到马耳他这里来了?”(同上,507)土耳其大使回答是“吹遍世界的风,对黄金的欲望”(同上,508)。这一答复确认了马耳他作为欲望和占有的空间对象。这种对金钱的渴求不但是剧中的主导因素,而且与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海上掠夺的初衷不谋而合。一方面,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西班牙毫无疑问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天主教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又通过地理大发现而建立海上霸权并垄断世界贸易,而英格兰作为一个刚独立的新教国家不愿与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分庭抗礼,于是开始借由海上掠夺打击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分享西班牙从海外抢夺的财富,争取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没有纸币或集中的银行体系,白银、黄金和宝石成为最重要的硬通货。英格兰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盗提供的这些硬通货。当时,英格兰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需求,海上掠夺成为一种获取财富和资源的手段,通过劫掠来获取宝藏和贵重物品,增加国家财富。

剧中对海上掠夺的场面描写明确指向早期现代英格兰的海盗活动。“他们的大型战舰就前来追击我们……我们抢风而上曲折航行,巧妙战斗。我们开炮击中一些船只,击沉不少,其中一艘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同上,458)英格兰早期的海上掠夺始于16世纪60年代,并于16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伊丽莎白一世对这种海盗式的掠夺行径姑息纵容,甚至明里暗里进行支持。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最臭名昭著的海盗领袖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德雷克经常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并抢夺大量财富。海盗行径不仅使德雷克变得异常富有,还将英格兰从破产边缘解救出来。“德雷克的主要商船——金鹿号——返航时装载的战利品超过150万英镑,比其他任何大航海时代的船只都多。”(Bergreen, 505-508)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列了德雷克的战利品对英格兰的贡献:“伊丽莎白一世还清了英格兰的全部外债,平衡了预算,依然剩余大约4万英镑。于是她投资了黎凡特公司,借由黎凡特公司的利润又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而这些都成为后期进行海外贸易的基石。”(同上,394)

以德雷克为代表的海上掠夺预示着大英帝国即将称霸海洋。德雷克成功完成环球航行并带着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富归来,立刻成为英格兰民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极大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这个时代一种奇怪的现象,反映了民族国家形成初期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奇妙结

合。”(姜守明,2019:194)海上掠夺不仅富裕了冒险家、商人和女王,增强了国家实力,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打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更重要的是,德雷克证明了环球航行的可行性,同时也证明英格兰可以有一条自己的全球海上航线,并向世人展示了英格兰可以称霸海洋的实力。同时,他也验证了约翰·迪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效性。这种有组织的掠夺行为一直持续到17世纪。作为对西班牙商业霸权挑战的信号,英格兰的海盗行为使得英西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将英西矛盾由对立推向战争边缘。1585年,西班牙首次向英格兰发动进攻,英西海战最终在1588年爆发并以西班牙的溃败而告终。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标志着英格兰取得了反对西班牙霸权的决定性胜利,也意味着伊丽莎白一世基本摆脱即位初期的外部威胁,这也是英格兰走向帝国之路的重要里程碑。由此可见,英格兰即将证实约翰·迪的夸耀,即大英帝国将是无与伦比的。

四、奴隶贸易与英格兰的殖民地初探

剧中明确的马耳他奴隶市场描写指涉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奴隶贸易。“舰长被杀,其余的人成为奴隶,我们将在马耳他这里出售他们。”(华明,458)西班牙船只在马耳他登陆,双方很快达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协议。费尼兹向西班牙人承诺,只要西班牙帮助马耳他对抗土耳其,就提供市场来售卖他们俘虏的奴隶。剧中明确提及奴隶贸易,西班牙海军中将德尔·博斯克将被俘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带到马耳他的奴隶市场出售。早期现代英格兰的奴隶贸易始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当时的英格兰政府经济疲软,入不敷出,而奴隶贸易显然是一个不可抗拒又一本万利的市场,于是,英格兰积极参与跨大西洋黑人奴隶贸易,更是后来者居上,一举超越一百年前就已开始此项贸易的葡萄牙。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在蓬勃发展的英国奴隶贸易中最为醒目。霍金斯不顾西班牙政府的限制,“从几内亚的黄金贸易中开辟了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从而把几内亚和加勒比之间的贸易活动连接起来”(姜守明,2019:200)。霍金斯虽然不是第一个贩卖奴隶的英格兰人,但却是第一个进行“三角贸易”的人。所谓的“三角贸易”是指在长期出售黑人奴隶的过程中奴隶贩子们逐渐形成的一种利润高昂但相对固定的三角奴隶贸易方式。他们进行贩卖奴隶的船只首先从英格兰港口出发,装载枪支、弹药和廉价消费品,然后在西非海岸交换大量奴隶,再横渡大西洋到美洲殖民地,将奴隶换成原材料和金银,最后运回英

兰。霍金斯一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远航(1562—1563, 1564—1565, 1567—1569)(Woodward, 22—26), 购买非洲奴隶, 以换取兽皮、黄金和白银等。1562年, 霍金斯从非洲西海岸劫掠约300名黑人奴隶, 并将他们运到美西殖民地, 换取当地的生姜和珠宝等。1564年霍金斯再次率领船队出发, 其中包括一艘名为“吕贝克的耶稣”(Jesus of Lubeck)的皇家海军船。伊丽莎白一世将“这艘载重700吨的海船折合为4000磅股份, 投资于霍金斯的奴隶贸易远征。这次霍金斯把一船的非洲黑奴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海峡, 返回时不仅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还获得了王室的褒奖”(斯塔夫里阿诺斯, 150)。事实上, 不仅是霍金斯, 还有许多其他冒险家如德雷克、雷利和吉尔伯特也参与了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给当地的非洲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毋庸置疑的是, 英格兰成功地挑战了西班牙的殖民霸权, 进一步拓宽了海外殖民的领域, 也为伊丽莎白一世王室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英国的殖民扩张史, 同时就是一部杀戮、征服和奴役史。英国人与走向海洋、进行扩张的其他民族一样, 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的掠夺, 包括贩卖黑奴在内, 充满了暴力与血腥, 殖民掠夺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 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姜守明, 2019: 200)

马耳他在剧中被描绘为土耳其的战败国, 并被迫每年缴纳贡税, 从而暗示马耳他实际上是土耳其的殖民地。马洛此举隐喻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格兰对北美殖民地的初步尝试。马耳他位于地中海中部, 西西里岛和北非海岸之间, 因与意大利、近东、巴勒斯坦和北非隔海相望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北美大陆之所以成为英格兰选择建立殖民地的首选地点, 原因也无外乎其战略位置。一方面, 它很可能成为通向亚洲的跳板; 另一方面, 它不在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内。吉尔伯特认为“美洲必定是一个岛屿, 在美洲建立殖民地, 就可以作为通向亚洲的中途基地”(同上, 231)。伊丽莎白一世于1578年授权他“发现、探测、寻找和考察那些遥远的、异教的、蛮荒的并且未经任何其他基督教君主或人民占有的土地、国家和领地……”(Woodward, 48) 1583年, 吉尔伯特登上纽芬兰岛并以伊丽莎白一世的名义占领该地。尽管英格兰在该地的殖民时间并不长, 但纽芬兰被认为是伊丽莎白的第一个海外领地。之后, 雷利接棒吉尔伯特的北美殖民方案。1584年, 雷利获得女王签发的特许状后, 派出船只考察西印度群岛, 并抵达佛罗里达沿岸。为了表达对“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敬意, 雷利将佛罗里达以北的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1585年, 雷利成功在罗阿诺克岛建

立了殖民统治, 这是英格兰在北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殖民地(姜守明, 2000: 239)。然而, 由于缺乏后期物资和人力援助, 该殖民地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直到17世纪初, 英格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尝试才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冒险家们的积极拓展精神已为即将到来的大英帝国积累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

五、结语

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之后的英格兰虽错失领头机会但后来者居上, 包括东方贸易、海上掠夺、奴隶贸易和殖民地初探等不同形式大航海时代的海外扩张, 成为英格兰从一个边缘岛国向大英帝国过渡的催化剂。这一过程, 充盈了帝国想象, 既填补了政府的财政空缺, 促进了英格兰的资本原始积累, 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终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英帝国。可以说,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外扩张就是英帝国的孕育期, 而以《马耳他的犹太人》为代表的马洛戏剧在16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既承载了英格兰的帝国想象, 又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和构建民族认同, 并为大英帝国的启动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Armitage, D. "The Elizabethan Idea of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RHS*, 14(2004): 269—277.
- [2] Bartels, E. C. "Malta, the Jew, and the Fictions of Difference: Colonialist Discourse in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1990): 2—16.
- [3] —. *Spectacles of Strangeness: Imperialism, Alienation, and Marlow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Belsey, C. *Shakespea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5] Bergreen, L. *In Search of a Kingdo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21.
- [6] Canny, 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 Cheney, P.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opher Marlo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Garber, M. " 'Infinite Riches in a Little Room' : Closure and Enclosure in Marlow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stitute*, 1 (1975): 3-21.
- [9] Hiscock, A. "Enclosing 'Infinite Riches in a Little Room' :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Marginality in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 (1999): 1-22.
- [10] Romany, F. and L. Robert (eds.).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Complete Pl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 [11] 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20.
- [12] Thurn, D. H.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Exchange in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Theatre Journal*, 46 (1994): 157-170.
- [13] Woodward, W. 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500 - 19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 [14] 姜守明.《英帝国史(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 [15] ——.《从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之路》.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6] 克里斯托弗·马洛.《马洛戏剧全集》.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7] 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18] 陶久胜.“世界还剩多少地方供我征服”——《帖木儿大帝》中的东方贸易、版图扩张与英格兰身份焦虑.《国外文学》,2023(3): 66-77.